

師範小叢書

英國教育制度

諾 武 德 著
李 鼎 聲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師範小叢書

英國教育制度

諾武德著
李鼎聲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34644)

師範小叢書 英國教育制度一冊

The English Educational System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去售價 1/5 分 Cyril Norwood

譯述者 李鼎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嚴

目錄

第一章	英國底教育制度	一
第二章	初等教育	八
第三章	中等教育	二六
第四章	工藝教育與補習教育	四一
第五章	一個缺陷和幾種紊亂狀態	四九
第六章	大學教育	五八
第七章	女子教育	六四
第八章	教育行政機關	七〇
第九章	健康與體育	八四

第十章 教員·····	九〇
-------------	----

英國教育制度

第一章 英國底教育制度

這本書底分量很少，而題目卻很大，其中節目亦頗繁複。我只是要敍論一個梗概，讀者可參考那些論述英國教育制度底各部分的專書，它們將比本書更能充分地告訴你關於英國教育之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詳情。統計數字要儘量省用，因為它們很易流於呆板，而且非一本小書所能列舉完備的。我們還不如多用一點工夫來說明各方面所試行的教育計劃，各種教育設施採取其現今形態的原由，以及為教育實施者與教育行政者所懷抱而鼓舞他們的各種教育理想。

英國底教育制度是不依照邏輯，亦不是到處均等劃一的，因為它並不是為一班立法家或政治家思索出來，自上而下頒行於全國的。同時它又非偶然而來，卻是由種種實際的需要發達出來

的，現在是和民族生活聯結得不可分離了。離開了英國底民族歷史，就不能了解英國底教育制度，因為後者本是英國民族性底產物。此種民族性之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它在實際中完成一種非依照邏輯的協調事業，同時毋庸喋喋於理論就可使事情作成的能力。我們（指英國人，下同——譯者）可以容納各種破格的事物，亦可以容忍各種陳舊的遺習，祇要它們能產出各種有價值的效果來。我們底教育史上充滿着這種長於實行而漠視理論的實例，這使得我們底批評者藐視我們底思想能力，目我們在新思想面前震駭的民族。然而在實際上我們產生了許多學校，它們比現在或過去的任何其他民族底學校更有培養品性的能力，同時會喚起更強大更永久的忠愛心，給予個人以更廣大的努力範圍。

有一個一般的特點應為吾人注意的，這種特點應歸之於英國教育所由發達的方式。英國教育是由上而下推動起來的。教育理想一向是來自一些大學，同時來自一些直接仰賴於此等大學而與它們有密切關聯的學校。因此此等理想是來自那班預備服務於學術界、教育界、政府和行政界的人，故標準都很高。在那存在於英國和一般地存在於西歐的由大學發端而逐層貫徹下去的

教育體制，與現代基於一種完善的初等學校制度上而由此按步就班向上建立高級教育的教育體制之間，一望而知介有一條鴻溝。觀察者會發見前者底學識之一般的標準比後者底來得高，同時會看出前者爲學問而學問和純粹爲學識而非爲功利的原故而尊重學識的思想是遠比後者要牢固。

英國過去的歷史發展路線，乃是英國底教育何以屬於高低不一的峯谷風景而非屬於到處一致的高原風光的原由，這已有人正確地指出來了。二十世紀的教育任務，不在於削低山峯，而在於提高谿谷之一般的水平，以冀消除種種不平衡的現象。我們底教育制度之發達是如何新近的事，或者我們生活其間的教育之擴張又是如何宏大而富於未來的權威之希望，這是不常爲人所覺察到的。其實充分的歷史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當然在這裏無法詳述，但是我們只消回顧一世紀以前的情形，就很足以如願相償地弄明白它了。一世紀並非一段很長的期間，因爲它不過包含整整三代底事業，然只須對那呈現於一八二八年的教育界作一回瞥，就可以使讀者一面去測量英國教育所涵蓋的無量廣袤，一面去了解我們底教育制度採取其現在形態的由來了。

一八二八年在英國教育界之一端，有了兩個大學和一些公立學校，這兩座大學都大大超脫了使它們在十八世紀間以萎靡著稱的溫情與腐敗。但非國教的獨立新教信徒都從牛津大學開除了學籍，同時亦不能在劍橋大學得到學位。當時大多數的學生都只是打算依照一種很低的及格程度來讀書。認真的考試制度之採行，這只是很晚近的事。澤夫立（Jeffrey）與錫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愛丁堡評論報上曾極力攻擊這兩個大學底全部設施。他們宣稱有一種溫情之氣滲透於當時的學風中，說牛津大學忽視數學，而以一種貶斥數學為廢物的態度來教授經典文學，至於劍橋大學則完全頑固守舊，研究生都不想讀半點新的東西，沒有絲毫自己底心得貢獻於學問上。當時的公立學校正式的只有七個，即是伊藤（Eton）、哈羅（Harrow）、文切斯忒（Winchester）、韋斯敏斯忒（Westminster）、史魯伯雷（Shrewbury）、查爾忒浩斯（Charterhouse）、刺格比（Rugby）諸校，它們底校譽都很壞。膳食惡劣，監督不良，以及由此種種原因所生的凌虐與不道德，這些已確實成為時人抨擊它們的口實了。它們底課程只限於選讀希臘文與拉丁文的書，取材既不合理，教授又不得法。上課的學生人數亦很有限。除了這些大學與公學

之外，另外還有七百多個中等教育程度的捐立學校 (Endowments) 就中尤以文法學校居多，有的是教授經典，有的是不教授經典，但差不多全都是無濟於事的。全國兒童底大多數是在私塾讀書，甚至中等教育也在私塾受過。這類的私塾當時總共有好幾千所；它們底價值亦可分爲好幾等，但好的很少，多數是極壞的。初等教育其時已開始，然其起原大多數是屬於慈善性質，而且是以保護貧民及防範犯罪爲目的的。貧民生活改良會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創立於一七六六年，禮拜日學校聯合會 (Sunday School Union) 創立於一八〇三年，蘭加斯特皇家學會 (Royal Lancasterian Institution) 設立於一八〇八年，奉行國立教會底教義的國立貧民教育促進會 (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成立於一八一一年。貝爾 (Bell) 與蘭加斯特 (Lancaster) 曾獨立地發見利用互教制 (Monitorial System [或譯教生制]) 來教育貧民的方法，修學期限規劃自八個月至兩年。這種情形此後尙繼續了五年之久，直至國會第一次實行補助初等教育底經費爲止（時在一八三三年）。

據說最黑暗的時期總是在天曙之前，然而一八二八年卻不能如此視之。因為這乃是一個已經破曉的年頭了。奧理爾專科大學 (Oriell College) 正當全盛時期，該校所出的高材生即使不如他們自己想像得那麼偉大，它卻出了不少偉人，像牛曼 (Newman) [英國宗教家兼著作家]、歧布爾 (Keble) [英國詩人]、亞諾爾德 (Arnold) [英國史家]、懷特萊 (Whately) 等都是出身於該校。牛津運動其時正要開始，馬克·勃蒂遜 (Mark Pattison) 正初露頭角，倫敦大學附設學院創立於一八二七年，勅立專科大學創辦於一八二八年，達刺漢大學創辦於一八三一年，這些都是其後用大學網掩蓋全國的大學教育運動底先驅。亞諾爾德於一八二八年任刺格比公學校長之職，自此公立學校底復興、改革、與擴張運動就直接隨之展開。邊沁與其弟子曾要求基於民主主義立場上的民衆教育，羅伯特·渥文 (Robert Owen) 宣言『至治的國家應爲具有至善的教育制度之國家』(見奧文著新道德世界 [New Moral World])——譯者。懷特伯勒 (Whitebread) 曾爲此在國會力爭，不幸失敗，其後乃有布魯安 (Brougham) 繼承其精神而奮鬥。其時將近有一百萬兒童在國立學校中受簡易教育。調查全國義塾教育事業的布魯安主持之

皇家委員會已經在建立中，他所著的民衆教育（一八二五年出版）一書（小冊子），一年間竟發行二十版。新教育運動底精神當時可說很廣大，而且已成爲自覺的，但這種精神可惜被教會與國家中各種既得的權利，被時人天然的冷淡態度，被它自己對於進展之道底無知所妨礙了。

主要參考書目

亞丹蓀：英國教育大綱（Adamson: Outline of English Education [1760—190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亞齊爾：十九世紀的中等教育（Archer: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院年報（一九〇八——一九二七）

第二章 初等教育

我們已經知道，在英國教育界中，義務學校是首先出現，而國家反是落後。倘使不是由於所謂宗教派別之間的猜忌，或者換句話說，不是由於不易規定確當的宗教教育方鍼，也許國家老早就已無所顧忌地充分負起了它底教育責任。無論如何，由於這種宗教上的困難，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政府在一八三九年及一八四三年都先後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既感覺到事情棘手，就將這種事業委讓於義務教育者，尤其是委讓於英國國立教會去辦。在十九世紀中葉，一個大約教授二萬萬兒童以初級課程的巨大宗教教育系統是已經建立起來了；不過倘使我們一記起：當時有許許多多的兒童完全不在校讀書，在校上課的兒童一年中普通受課還不到一百天，而且在十一歲即離開學校，就不難想見它底缺點了。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之間設立的皇家委員會，報告當時私立學校中，有學生五七三、〇〇〇人，在教會學校與工場學校中有學生六七一、〇〇〇人，

此等學校都是沒有公費補助的；還有九一七、〇〇〇學生是在其他的學校中讀書，它們大部分是屬於教會的，都受公費的補助。一八七〇年的教育法令就是爲應付這種情況而產生的。該法令斟酌種種的實情，設法彌補各種缺陷，而規定相當程度的教育機會均等。屬於各派教會的義務學校是被承認被鼓勵着，在那些設備不充足或不適宜的區域中，則規定公立學校（學務局設立的）得由那爲特種目的選舉並被特許征課地方稅每鎊不超過三辨士的地方團體建立起來。

自此進步就日益迅速了，在六年之間，學校底數目已增加了一倍。強迫教育已成爲可能了，在一八七六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入校底強制辦法乃日益能執行有效，一九〇〇年教育當局竟得將強迫教育底年齡延長到十四歲。由考試成績決定教師薪俸的政策（The Policy of Payment by results 以下簡譯「考試定俸制」）曾被試行過，終於遭人反對而被廢除了，這種政策是由一八六二年的改訂法令開始的，曾經發展而爲這樣的一種制度，即一個視學官每年考試所有的學生一次，教師底命運全繫於考試底成績上。此種政策引起了臨考強記與機械的教學法，使大家不敢有任何新的試驗，而對各個學校強執行了一種謬誤的教育制度。向來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個

視學官可以莊嚴地報告『初級小學生底心算程度甚爲不夠』這一類的話，現在它自己固然遭着反對了，然它遺害學校卻互三十餘年之久呢。

學生在校的求學年齡逐漸提高至十四歲，此事就日益表明了，在初等學校中，有許多學生是頗適宜於受更高等的教育的，在十九世紀末葉，教育當局屢次企圖爲此等學生設立升入中學的獎學金及『優級』初等學校——最初設立於一八九四年——來供應他們底智識需要。這種在初等學校授中等教育的制度縱使在一般英國人看來，亦是太不近情理的，一九〇一年的『柯克頓』裁判（“Cockerton judgment”）乃宣布倫敦學務局（London School Board）爲這種目的而用的經費爲不合法，這使得此種難題底解決歸於停頓。然而問題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有迫近眉睫之勢了。學務局又想了許多別的方法，例如設立高等小學，學生年齡以十歲至十五歲爲限，同時設立初級師範班（或譯『生徒教員班』〔Pupil Teachers' Centres〕）之類，這只是表明問題遠非他們底能力所能解決罷了。

一九〇〇年的情況在許多別的方面弄得困難起來了。義務學校底負擔既不斷地增大，而初

等教育底收費要被取消的形勢又日益明顯。在一八九一年免費教育本來已成爲可能了，在其後十年間，多數學務局就感覺到：不收學費很多學校差不多是不能辦下去的。學務局原來是直接被選舉出來在一個事事職權同等的範圍內行使有限的職務的，當時已顯得不能稱職，而且無論如何，其數目未免太多了。在一九〇〇年間竟有三、三五一一個獨立的初等教育行政機關呢。

當時一般人都正確地認定，如果要增進教育行政底效率，教育管理權底集中和統一乃是必要的。一八九九年的教育法令已合併了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與文理科（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Art），並且將慈善委員會底教育權授與它了。跟着頒布的一九〇二年的教育法令乃是英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偉大界標。該法令以三一八個獨立的教育行政機關代替三、三五一一個，而使教育成爲地方政府底一種機能 and 一種地方愛國精神底表現。它使得完全由公費來維持的中等學校之建立成爲可能，並且在許多區域中設立了單一的權力機關，專司建立各種教育之責。它將世俗教育底經費作爲完全仰給於國庫的費用承受着。但是它雖能實現了很大的進展，它對於好些畸形制度卻聽其自然存在，同時它亦不曾除了那爲吾人對於我們

底教派應守的二元精神。它規定新的地方行政機關都有維持及管理初等教育之責；它授權與各郡會及各州邑設立工藝教育與高等教育，這樣它就使所有的州邑有管理它們底全部教育的同等權力，但它卻將所有有二萬以上人口的市鎮與市區置於郡會權力底管轄之外。因此之故，在許多區域，初等教育在當時仍舊是，在現今亦仍舊是在好幾個權力機關管轄之下，而高等教育卻是在一個權力機關管轄之下。該法令又規定義務學校底校舍歸各派教會所有，各校底宗教教育則置於學監底權力之下，他們有任命教師之權。所有此等爲一九〇二年遺留下來的變則，在現今仍是以各種不同的程度阻礙着教育改革底進行。

雖然如此說，一九〇二年的教育法令卻除去了許多障礙物。對於初等教育對中等教育的關係是開始作了更充分的研究了。補習學校，商業學校與職業學校是已開辦了；中等學校底數目已經增多了。在一九〇七年規定每個中等學校領受全部的政府補助費的條件是：它必須收容免費的初等學校升學學生，占它底全體學生百分之二十五，不過在實際上，各校遵照法令所收容的免費生，是由百分之十至二十五多少不等的。誠然，一九〇二年的法令已強烈地喚起了各派教會間